

藝文

序

明

送五雲韓先生詩序

王奎

五雲韓先生居彝十五年立身高潔不以榮顯自期蘇文忠在海外深自晦匿從田夫野叟漸不爲人所知識俱可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都人額手願畱皇上以材見賞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惟天純佑默有相之開天下於至治也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一

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斥十有六年坎陷蹇屯自謂與世絕矣長與荷戈執戟者伍矣聖天子嗣寶曆日月重熙萬方景從開洪龐而爲玉燭釋皇武而建眞符返澆漓而爲淳樸以納民於軌物不浹十辰首拔桂慎於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之命颺舉雲蒸乾開坤闔震盪萬彙四海彈冠而起不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合實惟其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額手者否乎曾以材見賞否平君子曰是行也

不爲六卿卽爲三輔其果否乎予因之有感矣
人每言治道有隆替古今人物不相逮今皇上
初復風氣熙熙然皞皞然光彩丕變一時表著
將多於前日以是知治道不於常於其人古今
不於常於其人蓋賢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
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濟斯民也伯時尙
思朝廷萬里簡拔之恩廣其經濟敷其賢哲於
以立天地心建生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
不負九重求賢之意且允愜士大夫顛顛之望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二

伯時行矣其將何以處我哉系以詩曰勸君以
仙家霞觴之清酒贈君以一唱三歎之朱絃人
生聚散等萍梗劉祖駐鞭何後先憶昔同臨汾
晉時薇垣劍佩相追隨祇今違離南海上聲名
不減臯與夔聖皇恩澤被八極有詔掄材向南
國南中逐客今幾人渠是前朝真柱石北風吹
沙水不流布帆夜下白鷺洲謝安聲名今在晉
呂望事業行歸周磻溪東山舊遊處此時風氣
知何似五雲蕩漾闐闐開咫尺天衢多雨露明

朝響珮趨鳳池金章紫綬光陸離調元有手會
須展好揭元會還雍熙贈君以清廟一唱三歎
之朱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釀之清酒賈生志
氣傾湘潭坡老文章動星斗東望蓬萊西弱水
鵬翼扶搖幾千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道文光
落南紀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王奎

龍亾虎逝而羣狐嗥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
以覩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也按元史龍溪集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三

紀天曆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
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厲
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
唾賊罵不絕聲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
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諡曰莊愍旌其門官其
子時中予斥臨安時中爲文學掾一如集中言
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於朝時中
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爲我序之
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彝服曾不多見

昔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巡許遠
死睢陽雖武夫健卒皆知盡節而伸大義唐史
列之於傳表忠烈厲後世者至矣敗狐之叛中
慶大藩也威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
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食九品秩乃凜
凜乎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
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繇
而生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
之列而元史不載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
彝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
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彝而略則失之遠
矣因爲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

國朝

重修尊經閣序

府同 姚文燮

今天子崇尚文治臨辟雍設更老開經筵講幄修
明傳註是

上之尊經術莫盛於今日矣守若令宜日與士敦
說詩書禮樂以明遵行之無後且余聞之上者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四

下之倡也名者實之表也則奉上與獲令名莫大乎此亦莫先乎此矣臨固滇文章經術之區偏處東偏去

天子遠甚卽在盛時輶軒亦罕及當土酋狂逞再煩

王師收寧惟學宮處城北僻隅得不燬雖靈光巋然獨存而殘闕特甚頃余之官道經臨暫息於學宮之旁仰見宮牆殿廡椳角俎豆規模弘遠巍巍肅肅知鼎而新之者程君姜若之功甚大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五

也博士揖余殿後登尊經閣翬飛霞起丹梯入雲表有臯比擁於上有凡數十列於左右几羅筆硯臥榻東西有舍數處閣下有井竈廚傳有役執事數人不少懈詢之爲姜若捐俸鳩工庀材獨力所急成者爲之收羅舊籍日召九學博士弟子講習課藝於其中親爲之丹黃甲乙彙呈學使者請評以爲勸諸弟子遠在數百里者無不至期齊集風雨不間有畱而執經問難者亦復濟濟况城闔悉居甲帳夕陽笳聲向之儒

士望雉堞裹足不前者今且操觚弄鉛槧坐百尺樓上風晨月夕吟咏不輟咸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而姜若橐無餘錢廩無餘粟日爲弟子輩謀饗飧供膏火其樂不倦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上未嘗以此亟望於守而守乃汲汲如是且與予同寓滇久朝夕謁大臺晤僚友亦未嘗斤斤言及則其非以爲名可知也我知其性已有大過人者姜若爲伊川夫子之後故其居黃堂無異於崇正殿說書之日而處萬里之名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六

郡亦無異於遷龍門聚生徒之日也夫誠得於天者厚也姜若本不以爲名而臨千百年之冠蓋絃歌頌德於不衰以視今之逐逐於名者何如耶又奚論夫不好名者耶

臨陽試藝序

知府 程應熊

臨安昔所稱滇南鄒魯者也庠序之士咸知誦法孔孟崇尚文雅人材輩出聯科發解一榜半屬臨陽甲科後先鵲起哀然出爲世用以建功立業接踵比肩彬彬稱盛赫赫若昨日事矣及

豐遭兵燹經生學子工於謀食疎於謀道而文氣靡弱不能深自振拔究使論世者以庠序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甚激而有兔絲燕麥南箕北斗之喻豪傑之士長太息焉庚戌余奉

命來守是邦間關萬里跋涉經年方於辛亥三月望日得以蒞任視事之初詣學宮謁

宣聖顧瞻興歎卽有加意學校表正士風之志未幾檄傳多士而試之觀其文章想其志氣卽才大思深有典有則者固自不乏然多有以輕心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七

掉之剽而不畱者有以怠心易之弛而不嚴者有以昏氣出之昧沒而雜者有以矜氣作之偃蹇而驕者於是傳諭各學申嚴月課每課兩藝刻晷終篇每月再試屆期畢集時於啜茗談志尊酒論文之餘進諸博士弟子員而示之曰論文必徵於聖勸學必崇於經若文成規矩思合符契爲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以勵其

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所以旁推交通也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雖崇德廣業自此而進况其外之文乎柳州之論可用力而至也諸士從此聞風向慕極力揣摩苦心刻畫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建言其爲文也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詞麗而不淫豈猶向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序

八

之靡弱不振者可同年而語耶隨於每課之中選取佳章彙成卷帙呈請學憲鑒定適予寅友姚君羹湖由臨之開化勉畱數月細加評題爰付剞劂俾九庠多士有所矜式而文風煥乎不變將見道化翔洽人文蔚起文以行立行以文傳真不負所稱爲滇南鄒魯也哉爾諸士其益勉之

寧儉錄序

郡人 劉 彪

人事奢儉釀成風俗風俗美惡上應災祥欲迎

祥而消災必去奢以■非獨節情寡過之源
抑亦省費惜福之寶也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躬行節儉以風天下民生其
時如冠婚喪祭及尋常宴會人生不能廢缺凡
事成禮而止奈何相沿日久遂至踵事增華幾
於節外生枝以有盡之物力供無限之豪華豐
厚之家尚難爲繼中人而下其何以堪小則負
貸糾纏大則田舍蕩洗以至停婚滯柩種種堪
憐回思吾鄉誇多鬪靡以驕奢鳴得意者後裔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銘

九

百無一存卽有存者皆寥落不振可弗戒哉敬
邀同志輯爲是錄推一事以概事事期於今人
可行亦不失古意爲善大抵去太去甚務俾風
俗咸敦簡樸人事力挽頽靡維桑與梓共深念
之

曾烈士傳

巡撫 甘國璧

烈士有朋宋魯國公曾公亮之後明初其祖萬
孫從黔國開滇世襲臨安衛千戶數傳至烈士
慷慨有氣節歲丁亥流寇逼滇分兵臨安臨人

曰賊我讐也誓守城已而城破寇怒甚驅城人而殲之先一日烈士見城將陷浩然曰天乎臣力盡矣命妻王氏同女登樓自縊烈士集薪焚之忽有煙一縷於王氏腋下裹幼子齡而之窓外是時齡纔八歲如夢中然嗚呼異矣其後齡生五子皆貴孫枝茂衍遂爲臨望族云立軒曰丁亥之變臨之赴義者衆矣而烈士之死尤慘烈士之子齡其生尤奇雖然烈士之死烈士之志也齡之生暨後裔之昌大實天默相之而豈

烈士之初念也哉

明

碑銘

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蕭公神

道碑銘

黃洪憲

先是乙酉秋洪憲竣試事取道金陵中丞蕭公遣蒼頭持赫蹠來訊曰病弗能郊勞且乞骸矣洎余入都之二年從臨安李問中丞起居狀曰是闔門養威者然病目眚又踰年而中丞訃至余流涕長潛悲不能自止會其子漢卿遣僕持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銘

十一

王叅政狀請余銘麗牲之石蓋遺命也余何敢

辭中丞公

諱

崇業字允脩別號乾養世居秣陵

應天府上元縣人洪武初蕭九成之母募入宮

乳太子與宦者郤戍雲南臨安衛遂家焉四傳

而爲頤庵公以中丞貴封太僕卿母戎太恭人

中丞公生而早慧日誦千餘言屬對敏捷胡秀

才啟仁大奇之曰吾有賤息願佐蕭郎湘藻是

爲胡恭人公舞象遊庠學使者奇其才予之餼

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選庶吉士

公博學好古自爲諸生時業已蹇芳嗽濡及讀書中秘同館競逐詞賦公曰柰何以雕虫技坐消清晝乎乃究心理道深習國家典故同業者心遜公公有濟世才館師亦云癸酉授兵科給事中首疏五事曰崇正學以迪士核實政以稽吏斥飭辨以求言緝陰訐以維風禁侈太以敦俗識者謂知治體皖軍譟撫臣上狀失實公劾其欺蔽中外肅然轉工科右給事中會畿內裨公請舉遺賢簡循吏固邦本緝奸宄辨冤獄

撫無告六事以弭災變河決淮陽或請開草灣洋麻石碓諸海口公上疏曰往者議開洳河事已構今復開草灣是兩病也矧歲裨民絀大司農無見錢不如專意洳河便已轉戶科左給事中時驛禁方嚴人揣當事指無敢緩頰一言者公上疏曰一命半通誰非王臣而膳宰不致餼司農不授館非以體羣臣也且立法峻則持久難請自今定職名填實數毋陽奪陰與使下掠美而上不見恩時雖報聞其後卒如公議云疏

球中山王請封公當往或曰海多颶風波臣不爲給事弭節也公嘆曰諸君欲我逃雨汗哉匪躬之謂何死諫死使等死耳且男子業懸矢弧而懼此芒芒者非夫也乃出上所賜麟玉服之叱馭去至閩與謝大行議減海艘費十之四五閩人德之往國王迎詔立龍亭不拜公讓之使拜自郊勞以至宴贈靡不成禮王亦驩然餽使者金公卻之及遣陪臣入謝復以請公曰臣無私交不宜受金褻天朝體上嘉之以金返使者

公往來海上再更臆臘陽侯颶浪郎黃頭掉船多五色無主者公獨揮塵嘯歌自若比歸無幾微德色第曰賴主上神靈海不揚波臣何勞之有特授兵科都給事中居有頃遷光祿寺少卿辛巳擢貳太僕先後賜金緋者二尋遷太常少卿典屬國再晉南太僕卿南冏改冀北時以良田爲廐裒蹶爲駒僕臣擁虛名耳公條上四議嚴舉刺牧政大舉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公嚴譏察教水戰禁囂訟發御史侈用

贖鍰列其狀以聞上震怒下詔逮御史公曰蹊田而奪之牛得無過甚乎復上書政府申救甚力時論躉之會太夫人有微恙公亟疏求去甚切上憫其誠暫予告乃歲餘竟不起方疾革時猶北嚮稽首謝主上恩復南嚮謝戎太夫人曰兒不能謹身終菽水養惡用子矣顧漢卿曰若善視母異日隧而相見俾我融融也聞者莫不隕涕公卒某年月日距生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公爲人魁岸脾目皤腹飲人以和遇知己引滿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銘

十四

浮白危言莊語雜以談謔而未嘗詭於正其大節凜然絕不爲脂韋詭隨而議論常依忠厚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中丞有焉使天假之以年其功業可勝道哉公著述有奏議使琉球錄南遊漫稿銘曰長庚降兮碧雞登天祿兮吹藜歷瑣闥兮弼達遵輶軒兮象胥蹈鱗穴兮如彝秉淵塞兮牧圉跨天塹兮總師惟南國兮是毗紉薜荔兮懸車齒踰艾兮耆望馬鬣兮歛歔

龔孝子碑銘

王鯤

予聞臨之龔孝子者年十二齡卽割股療母次年母逝廬墓三年哀慕如一日及長而父歿復廬墓哀毀踰禮僅三月而殞嗚呼人生天壤閒丑常百行惟孝最先龔之幼年割股廬墓誠奇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有妻子則慕妻子龔當慕父母之年親疾療之親歿廬之宜也而未之奇且書曰克諧以孝傳曰曾子可謂養志而大舜曾子之孝庸德之行隨時隨事孝敬爾矣烏覩有所謂割股之行世嘗謂割股之孝孝而

過者也及壯年有妻子矣慕父母易而慕妻子矣人情物態大都如是孰如龔也孩提之愛赤子之心不少替於壯齡之日丁酉年父以正告終龔貧無以爲殮旣葬構廬墓側一葉之茅爲棲身地四無壁扃無戶風悲日落滿目荆榛兔馴鳥翔時與爲侶孝子之心神命脉已偕其親遊於泉壤下矣故彌月之間不理櫛不祛垢蓬首隳形饑寒不識親朋造其廬問所欲則嘿無一言對眼相看而已孝子豈無妻子耶一心在

親則不知有妻與子矣專慕在親則無復有妻
與子之慕矣哀毀骨立居廬三月而殞孝子其
世所難哉然則幼年之割股廬墓亦非沽名激
節其孝思之真誠翕聚方發而未已者也尙未
可以爲奇耶嗟夫光岳分而士鮮實行孝艱其
人又安望其移孝爲忠而使社稷民彝賴之余
於龔生無一面聞其事而壯之且廉訪真用是
勒之石以風今世余豈輕許人哉余豈輕許人
哉龔諱朝傑字德恆爲元庠生云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銘

十六

阡表

劉都諫阡表

楊慎

都諫阡表表皇明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三貞
劉公也公諱洙字道源別號三貞先世爲閩縣
人永樂中四世祖均寶卽戎行戍雲南臨安衛
因家焉均寶生玉及玆玉積軍功級至千戶玆
生容字孟儀文之而隱有豫齋集藏於家乘容
生鉞配王氏生子六人長濟次濬次卽公次洵
登鄉舉爲大足知縣季庶曰淞曰潤云公生性

凝靜羣居危坐沉默不妄語笑長者知其異器也年十有一補郡文學弟子員及冠娶濮氏弘治戊午以雲南解中式下春官第畱學於京師受業太史內江五清劉公瑞五清之門擇可而授且不妄許可獨器公以遠大由是業與聲日進正德戊辰中禮部式大廷賜第爲進士筮仕受刑科給事中辛未遇恩綸貶封父如其官母與室皆孺人壬申以母喪去位制終北上補戶科給事中丁丑陞刑科右給事中戊寅陞戶科

左給事中己卯陞刑科都給事中辛巳以公嘗疏雲南十八寨兵事奏功陞俸一級是歲六月以中同列飛語遂抗章乞休得旨命以原銜致其仕歸公有以自信無慍色居林下二十餘年嘉靖丁未夏五月六日壽終於家公之遺事子楷著年譜爲詳姻家四川僉憲鈍庵王公志而銘之慎唯公以諫爲職當正德中雖恩倖孽卿迭用而言路猶闢如也是時居諫垣者多攄其忠以裨乎大政雖言不盡用而具載於史錄以

垂光於後主聖臣直未爲不遇矣公於壬申歲時安南賊酋那代伏鎖議建守禦所於冷水溝厥土維窪下厥壤維隘咎嵐且瘴未匝月而死者澤若蕉公家與此地近熟知其事乃上疏言城守非朝夕之寄惡地非營厯之所命下覆議改從聽今新安所是也居無何十八寨彝賊大起公疏劾兵備王昊乖剿之失而薦臨安知府朱公琚堪任兵備時議躡之十八寨終奠厥居公之功也他如專久任以圖治效溥仁恩以救

災荒兩疏皆見嘉納又請回鑾輿以慰民望戒貪婪抑奔競以公考察得旨雖不盡俞於職無負矣給事中李長席彖劾總戎沐崑妄奏鈞制二司和買事繫獄公論救之得釋伶官臧賢輩交通逆藩宸濠公上疏暴其罪惡卒正典刑復有明大法以懲奸惡之疏除逆黨以正國典之疏陳例條以禁時弊之疏閉銀厰以安生民之疏嘉靖初復有七事之疏正君心講聖學親儒臣勤政事謹好尙戒嗜慾辨賢邪其目也遽數

之不終其詳有奏議藏之鑿楹矣古人云不爲宰相必爲諫臣豈爲其崇高清華哉爲其得行與得言也公居得言之職且值受言之時位雖不久書之史錄亦英英獨照矣上何負天子下何負所學乎節以一惠無大此者昔歐陽公表其親惟反覆言治獄一事豈其無他善夫其重且大者爲傳世計耳慎也衰疴筆退才盡姑書以俟志滇耆舊有考於茲焉

參政萬公阡表

郡人包見捷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阡表

十九

涔南先生者吾滇之端人君子也當嘉靖閒歷官中外二十餘年而以予告歸歸又三十餘年優游泉石以歿諸縉紳所爲誌銘狀傳碑述纒纒其言之矣一日先生季子鈇謁予潛然泣下曰先大夫之葬墓木已拱迄今尙未有以表也自惟不肖且老慮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以見先人地下敢徼惠子之一言以標麗牲之石予謝不敏則聞先生少朗慧有具質嘗借書繙閱一覽無遺十九校試於有司輒冠諸生廩學宮

辛卯舉於鄉又六載成進士授富順令未幾丁母賈憂歸服除補成安令徵入爲南京戶科給事中考滿贈父懷雲公祚如其官封母賈太孺人七載出爲四川叅議遷副使遂晉廣西叅政甫三月卽上章乞骸骨歸歸里撫按五薦竟不起以壽終年八十有八神完不亂恬然坐逝卒未浹辰督學采士民輿議祀於學宮始先生之令富順也邑多豪肉視單微而簿書巔委猾吏舞文先生一切以嚴破之懲捕負之名姓裁冗

費之里甲尤能以片語平富湖累年爭田未決之囂訟於是貴勢有力咋舌無敢譁張者甚爲劉端簡公采叅蜀藩時所器重再補成安節操傲富順而才愈瑩練表冠桂之循令遷陳餘之遺祠興學置倉繕城浚濠築堤植柳其土人呼萬公柳政聲爲畿輔諸邑最至今二邑尸祝之其任晉垣也主管後湖魚鱗圖冊餼餉已失公綜覈証今臯故掇盈縮源而湖志成尤侃侃談天下事如官邪邊務科舉驛傳種種宏議會內

外計則糾其卿貳昏庸之宜黜辨某方伯操履之宜畱至劾秉臣子倩試一疏尤觸時忌而竟以一麾叅蜀議矣時巴渝歲累儉疫大作道殍相望先生檄守令多方賑療所全活甚夥又楚施州蠻黃叛跳川東支羅坪囤旁掠郡邑致勤楚蜀黔兵以討先生贊謀督追星火迫賊繫頸詣楚軍門降寇平部覆叙功拜白金文綺之賞明年白蓮妖賊蘇麻子朱國材等嘯聚攻劫大同間人情洶洶議修城設邑紛如也則請無過

張皇第大懸賞格購賊酋赦脅從而二賊卒就縛萑苻晏然播州流苗猖獗幕府議剿先生弗是也竟單車詣澹潭宣颺德意嘉與更始播苗始知生全之樂願自解散報聞叙功奉旨陞俸一級會威茂番釁時聞當事才先生擢治兵使者鎮之甫蒞任生番孟董果以三千衆攻保縣羽檄旁午先生慨然躬督將士往援乘夜燃炬鳴礮聲言斫賊營兵氣大振已嘿禱於神天驟雨河流漲溢番彝弓甲膠解遂望風宵遁去其

沉毅有畧如此先生在蜀藩臬四見草錄諸所
惠愛洽閭閻擘畫著關砦甚爲上下孚信洎粵
西左叅政之命下蜀人泣送車軹不得發而後
其思可知也抵粵振刷有聲以議宗室忤直指
使龔某恐見中而遂初之志益決因具疏以病
請詞甚懇切銓議予致仕歸年僅五十有一耳
而又非實病也人咸以收身之早而不竟大用
爲恨於是粵諸寮友屬石汀殷公正茂芳洲洪
公朝選爲叙贈以鄭重其別比於長孺之慙不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阡表

二十二

疑之厚康伯之信二疏之勇僉謂知言先生性
篤孝每念二親早棄養抵里首營阡兆松楸蔚
然歲時治具集諸親黨展墓下依依孺慕也澹
泊自甘不治生產乃睦族洽鄰周貧恤困令人
人厭其意鍵門窮典故課諸子以學行訓諸青
矜執經問字戶屢恒滿後多顯者治圃郭外蒔
花灌竹吟咏蕭然而絕不與公府有司之事究
心理學不屑屑雕虫而詩文皆匠心獨詣輒削
其藁存者僅二卷至其仁心爲質陰行其德則

經紀後事如吳別駕之在通灣李郎中之在白
下皆心力畢竭輿議尤以爲難云夫以先生再
爲壯縣令循也績最也徵矣法不宜南卽南而
迴翔夕郎者七載才局節概峻厲彌明竟出於
外又西南脊脊多事也無亦以極難極繁嘗先
生乃癯然之軀歷試而靡不效彼豈無希柄臣
之指者卒四跡之無所得纖毫過而交稱甚有
兢兢於丘壑閒不惟不能瑕先生而薦剡再三
也則先生出處心事生平不以語人而人罕有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藝文 阡表

二十三

測其微者天下才華之士進以揮霍陟膺退以
矯飾博名者不乏也則如先生之躬修篤行誠
足光人倫而昭來禩者是可以無表乎哉予夙
嚮往先生日者有滇志之役推爲人物赤幟而
又季鈇迫欲得予言適奉命還朝戒裝匆匆姑
摭其大者以令後之式隧道者得以覽焉先生
諱文彩字國華號涔南別號慎齋以三子銑仕
麻哈州考績晉封中大夫妻何封淑人

國朝

重脩臨安府學宮碑記

知府黃

明人溫陵

戡亂以武敷治以文二者政之用而道其本也
道自堯舜開其統至

孔子集其成聖於是乎至道於是乎備大而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小而飲食起居近而一
時遠而終古舉不可違違之則悖脩之則治自
秦漢以來可攷而知也我

國家定鼎四十餘年海內戢寧蠢爾滇藩吳三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一

桂頓稱戈拒命六詔阻隔聲教仰藉

皇上神武布昭渠魁就殄滇南士庶始出湯火而

登衽席

皇上乃偃武脩文恭默思道特

勅天下郡邑脩

孔子廟余承

恩簡蒞臨陽早暮惟學宮頽缺是慮矧奉

明旨敢不黽勉以上承德意敬捐俸選材鳩工卜

吉委教授熊兆鎰廩生台顏董其事更得學憲

鄒公嶧與州刺史齊君象先等各捐俸贊襄爰
自殿而廡而門次而周垣坊亭盡撤其腐而新
之至名宦鄉賢兩祠燼於兵火皆不廢者乃更
建焉以從祀兩翼功成向北稽首集僚屬多士
展拜廟墀而告之曰諸生知夫
朝廷脩孔廟之意乎蓋脩廟實尊聖也世不知嚴
事孔子因不知有道道不明則綱常昧而悖逆
生其爲人心世道憂者何限今

天子崇儒重道一準尼山殆曉然示人以王化之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
所在俾識所向背向背不愆而後子臣弟友各
安其則顯以敦常陰以消乎反側進而不已雖
以幾雍動無難尙有不循其分甘卽於辟以梗
盛治者耶是

聖天子脩孔廟之旨所計及於天下者甚深且至
况茲臨陽於滇舊稱文獻爾多士覩茲廟貌聿
新無一不滌其耳目奮其心志敦倫勵行以應
風旨於以脩明聖道庶有賴焉苟不知率由夫
道但視爲脩廟已也則塗暨丹雘亦僅同乎琳

宮梵宇碧耀金輝徒飾耳目而已於道何裨於世何補且瘡痍甫定

綸音遂汲汲於此奚爲也余與諸生所當仰體而深省焉勿忽

臨安府儒學新置

聖廟祭器碑記

知府 丁 煒 晉江

禮稱上丁釋奠天子率公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以師道之尊一舉事至勤若此無亦慮有司之不虔假或器物敝壞牲酒瘠冷無以達誠將敬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三

而稱尊師重道至意故必盡物盡志而後誠敬之道備焉今之郡縣卽古侯國也郡大夫卽古諸侯也

至聖先師之祀業徧寰區而歲時二丁致祭有司循行故事脯鹽粢盛取其成數求所謂犧象尊壘籩豆簠簋告備告潔者蓋戛戛其難哉
憲副黃公龍光初蒞臨郡謁

廟後卽啟聖像於廊廡沙礫間崇奉尊經閣中繼復捐俸葺治學宮輪奐具在瞻仰及往見會

城見

制府范公 撫軍王公所倡置雲南郡學禮樂
諸器諸生以時肄習每逢上丁陳獻輝煌雪煜
儼然如見美富當年因慨然曰雲南爲首善而
人物之盛則首數臨陽今制兩臺旣倡於前
而予不能踵而勗焉其無乃於崇

聖興賢事有未備會公遷川東憲副適際內艱
遂寢其議庚午冬予謝攝臨篆奉調纂脩寓省
公以書來問祭器度數予爲按滇乘所載吾鄉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四

王慕蓼先生釐定三品考條悉以報公遂出橐
囊鳩工庀材募諸冶氏匠氏漆人績人各以其
職供事制爲祭器計若干事以迨

廟中所需罔不畢備費之以錙計者凡八百九
十有奇旣竣事索予紀其事以示後予謂公可
謂得禮之本矣夫禮以敬爲本能敬則祭非具
文而器非徒設公之備物將志敬也肩其費不
以分人恕也遷其任而言必有終信也繼首善
以爲諸郡倡義也一事而數善備焉夫敬德之

聚也凡公之爲政設施視此矣是不可不書因紀其器另勒以示學宮昭敬守也

重修臨安府廟學碑記 郡人劉 彪

臨安學宮規制視他郡爲宏敞創之者無美弗增脩之者盛則難繼我

國家定鼎以來崇文之治無閒於遠賢大夫之蒞茲土者時能脩葺之但工繁弗絀閱時復敞求當年所謂美富宮牆難矣今

上御極之三十有一年鐘山王公來守是邦甫下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五

車齋謁顧瞻興歎卽慨然以脩葺爲己任於是鳩工庀材不資於衆不役於民易材如其市餼工如其私費以鏹計者一千有奇悉輸之囊橐中去費缺而就礪固化黠黝爲絢麗圯者築之廢者增之卑者崇之隘者擴之自殿而廡而門坊池亭而魁閣由中及外罔弗飭也自啟聖宮而尊經閣而景賢祠由前及後罔弗繕也始工於癸酉之秋七月訖於是年之冬十二月比之當年創者亦無美弗增矣郡人士瞻仰其中咸

頌公不置欲勒石以誌不朽屬余爲文以記之
余維爲政莫先於風化而學宮實風化所自出
之地豈特春秋祀事講學請肄已哉以肅羣僚
以撫四彝以勵民俗以消回遁先其大綱徐詳
規畫政刑不先於德禮是故廟中者境內之象
也人第見公蒞任來大法小廉以爲公之能正
己也梯山負巖雕題鑿齒之倫駸駸慕義以爲
公之能招徠也秀者敦詩書樸者安耕鑿城狐
社鼠悉化良善以爲公之能鼓舞而振刷之也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六

而不知公固有得乎風化之本者以故三年於
茲學成而教亦成郡人士頌公之功尤當體公
之意家敦詩書人尙實學出備

朝廷公輔之選處爲斯道先後之寄不徒逡巡膠
庠爲取科名博文譽之徑是誠公意之所厚期
也公名永羲字維庵鐘山人至於司出納則臨
安府學教授楊君邠俊董工作則建水州學正
陳君萬言府學訓導單君國瑾也

重脩學宮記

知州 陳肇奎

今薄海內外遐陬僻壤人知敬學凡以教化之行捷如桴鼓

皇上御極五十餘年親詣

闕里再舉臨雍釋奠之儀復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懸之學宮尊崇

聖道至矣箴以加矣而又諄切訓士增廣試額凡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有加無已猗歟盛哉滇南雖僻處天末建又滇之極邊然觀風被化不異中土邇來科甲雲起秋榜幾分雲省之半宴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七

曲江者科不乏人雖曰山川效靈亦學校培養之力也考建水舊未設學學附於郡由元迄今歷數百年規模制度視他學爲宏備而歷歲既久棟宇傾圯丹堊剝落予謀所以新之而未果閱歲甲午年穀豐穰政成民悅捐薄俸謀更新之進紳士告以鼎新咸踴躍稱慶乃庀材鳩傭量功命日舉墜補敝復增所未有自甲午仲冬至乙未夏數閱月而厥功告成凡堂殿門廡坊亭垣階無不爽塏絢繪以視當年宮墻數仞富

美畢具者雖難希萬一而入其門升其堂固燦然改觀矣獨是脩舉廢墜以興起斯文者牧守之責也殫志力行以上希聖賢者學者之事也諸士子果能厚自期待爲聖賢之徒學聖賢之學處爲眞儒出爲名臣以無負聖天子作人至意予且爲

國家得人慶又豈區區丹牖之華金碧之采云乎哉是役也工費浩繁經理需人諸生武琮張席珍曾暘等皆潛心問學老成諳練之士朝夕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八

經營人不擾而事集自經始迄落成實藉其力因并記其姓名俾後之人覽焉

重脩文星閣記

知州 李 灝

學宮有泮魯僖以前無聞先儒以爲象泗水者近是惟臨建之泮秀甲於滇汪滙里許煥影卧波歷春冬不竭昔當道環以桃柳亭榭其中曰釣鰲亭曰文星閣登眺於斯游藝於斯壯麗爲一時最郡之薦賢書者蟬聯接武僉謂微學之力不至此無何劫火西來舉所爲亭與閣者回

爐收之閱今廿五載矣瀕蒞建水每周覽之慨然想見風來水清然力實不能振也方今

上臨雍御講凡興文之務咸與維新我 太尊程

公甫下車敦名教重經濟一以齊魯待臨建之

士如學宮尊經閣明倫堂觀水亭各以次第舉

其文星閣瀕何敢多讓爰就圯址度材鳩工匠

月而告成宮亭據勝柏柳連陰空濛瀲灩閒復

有此翹然拱秀翼然霞舉者何減鏡湖爽氣耶

擬冠諸滇信其不謬夫 盛世崇儒重道既如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九

此而郡守實意作人又如此工奔走勞吏皆敬
襄厥事無不如此則臨建之士蝌蚪出詞源蛟
龍騰學海求繼美於前者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至於奎宿文曲離方天馬之麗閣仍其名庸何
贅要之學如臨泮如臨尤不可少此一閣耳因
率爾爲記

臨安府建水州兩庠歲貢士題名碑記

並載
恩拔

副榜
寄學

郡人
曾 昕

唐宋之世取士不一曰秀士曰異等曰進士曰

經明行脩皆拔諸士而進於朝統而名之曰貢士元明以來士以文進其途有三曰科貢甲薦於歲者曰歲貢士薦於鄉者曰鄉貢士天子臨軒而試之會於禮部者曰策試貢士凡以云進士也我

朝用人之法兼善前代而取士之途因之曰明經曰舉人曰進士其實皆貢士也建自元明迄今科甲皆有題名碑記而歲貢士無徵寧非缺典今州守陳侯編輯州志科甲兩途緣碑錄無遺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

而歲貢士備極搜羅尙多缺漏豈非記載無徵以致久而莫考歟吾臨人才鵠起媲美中州而郡志人物之選首推張伯興伯興先生歲貢士也士期自振拔耳科貢甲何有焉因約我同志暨題名碑遂以爲記

重建崇正書院碑記

知府 董弘毅

臨之有崇正書院越有明嘉靖於茲幾二百餘年院之傾圮亦幾六十年考當日剏之者爲郡兵憲瀘洲王公忠記之者爲郡人黔兵憲東巖

□□□其後續而增脩之者有黔右轄楊公森名義之正申教之切東巖之言旨哉備矣獨惜其記之所有若講堂若退省堂若鄉賢名宦燕居射圃諸規制皆以兵廢而今所遺惟大魁閣巋然獨存閣後主以周程張朱五夫子祠祠像古雅道範尊嚴又爲記之所未及說者謂閣爲楊公森之補創而五夫子祠爲某御史之所特脩然與否不可考而知也惟是書院而顏以崇正其名義誠大矣其隱爲世道人心風俗關者

匪微矣要豈有他哉實尊崇聖人之道淑人心而詔來學也嘗讀史宋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灝程頤張載從祀淳祐元年理宗詔極褒崇有千載絕學始有所歸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之語然則斯書院也臨之正道所係正教所垂正學所歸也不得謂學校具備而此遂可因任其廢興而不振也予以庚辰年承乏至臨謁於祠下鄉

士大夫揖予言廢興之故謂五夫子之祠郡司馬鄭公功勳重建至院之觀成惟予是責予心惕惕以斯舉不侔於大凡土木之功請於

制府巴公 撫軍石公 佟公 藩憲佟公

臬憲劉公 學憲王公 孫公皆責予不可緩

謂今

聖天子表章正學其於五子進先儒而稱先賢親灑

宸翰大書學達性天四字頒各祠院崇隆之意千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二

古莫加爲下者不此之務何以稱厥職予乃得獨任其力凡攻金攻木攻石悉各以類從事稱其力而餼其廩以報不苦民也祠之左右翼以齋房曰主敬曰存誠祠前魁閣仍新其舊閣前建講堂三楹堂之前表以亭亭礪六鰲顏曰宣諭朔望率官紳士民宣講於此明

今上之教化與聖賢之道竝廣遠也亭之前樹以門書崇正書院如其義明與凡書院不類也且夫黜異端以崇正學煌煌

天語炳若日星前古後今不若合符節哉師生有舍經書有備設義學於其中延貢士王子永譽爲之師分俸以餽經始於壬午年落成於甲申年其經營規畫則鄉貢進士蕭子六成貢生王子永譽生員拜子臣禹共協力焉斯役也予一日守土之責也若如朱子所云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請以公之同人望之將來也夫

重修崇正書院五賢祠記

同知鄭功勳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三

予以己卯冬解粵西西隆之役來同知郡事甫下車卽躬謁

至聖廟其規制之宏爲他郡所無繼以叅軍江翔請詣城西謁

五賢祠五賢蓋宋濂溪明道伊川橫渠紫陽先生也衣冠嚴雅道範端肅合而祀之尤爲閱歷所不多覲夫教必示其所宗材必儲之有地臨安鄒魯文獻之稱厥有由矣及叩祠所從來名崇正書院而專奉五賢於中者肇自有明嘉靖

迨兵燹後燬將無遺閱今七十餘年不能如古
固鄉士大夫之咎而實守土者之責也亟商之
郡守董公謀協志同撤其舊者新之舉所未備
者創建之始工於庚辰秋距今乙酉春次第就
理適予有青州之

命將拜辭奉道而東請顏其額曰斯文在茲又舉
夙所攜而仕者有古板五經四書大全暨史鑑
諸書悉貯之祠以惠後學同事者復欲以石記
予聞孔孟之道至濂洛關閩而盡所闡明先民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四

黃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以來任
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
者一二人而已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
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
至朱子而始著是故歷代推崇已極其至而總
莫逾於

聖朝學達性天之褒頒之

宸翰懸之白鹿南嶽是

皇上重道之至於古罕覯也在下者尙不知所適

從自棄孰甚然則五賢之祠卽五賢之道之所
在也予於茲土得脩之寧非厚幸哉獨是劉因
之言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極其
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茲舉也於安樂先生
勿乃缺典歟抑亦祠一賢祠羣賢之心祠羣賢
何莫非祠

先聖之心歟不然廟庭兩廡之享千古爲昭矣
何可得而疑之彼前之人祠之正也所以興教
化明禮樂育人才維世道者有其心未嘗不實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五

力於學以收其效後之人果能凜此意守其教
以倡明其道而不敢視爲泛舉吾知人文之盛
古今相望非獨一人一世之奉也是爲記

重建東嶽廟碑記

丁 煒

五嶽爲域中巨鎮歷代載在祀典顧中南西北
自嵩華恆衡而外不聞別爲立廟惟東嶽廟郡
縣所在多有其爲制類於西方象教之說

天齊聖帝袞冕居中而十殿森羅臚列兩廡地獄
變相種種咸具於前予嘗訝其恠誕不經且揆

以諸侯祭封內名山之禮疑爲越祀及覽傳記稱泰山之神主召人魂魄以東方物之始生故能知人命脩短而天齊王之封則始於唐開元十二年按月令五行之祀皆配以帝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則天齊聖帝之稱洵非無據後世祀典寢失古義惟福善禍淫之說差可警頑砭愚故雖西方象教亦所不廢况東嶽巨鎮煌煌載在祀典哉則郡縣之徧爲立廟也亦宜臨郡城門之右舊有東嶽廟爲一郡祈禳攝福者

香火所輻輳廟創自甲午乙未之間至丁未而重脩歲壬申正月二十二日廟正殿災相傳是夜漏甫一刻神座前懸燈忽墮案上燄倏騰起俄而殿焚翊日總戎王公臨視瞻依聖容愀然久之顧謂將吏曰夫一燈之火甚微而數楹之椽礎頓盡可不慎哉爰集營標叅佐諸君謀再建而更新之公出俸橐以倡郡中諸文武在位暨鄉之大夫士下及軍民咸樂贊以襄盛舉鳩工庀材蠲及締構經始於仲春上巳以是歲仲

秋之吉告成廟貌聿新聖容鼎煥因命予一言
記事予謂王公之倡斯舉也意念深哉夫東方
於時爲春於行則爲木西方於時爲秋於行則
爲金木主生而金主殺生可過而殺不可過故
上自
朝廷以逮文武百官莫不共體

上帝好生之德以子惠元元而惟上有所好則下
必有甚焉者故大道之成至於親不獨親子不
獨子盜竊亂賊不作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公之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七

倡新嶽廟隱然一以好生之治風勵有位而其
誥誠將吏諸言又若示以不戢白焚之戒此其
用意甚深而關於象指者甚大豈獨以神道設
教導民以祈禳攝福而已哉夫禮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敬共神明以保我黎民者郡大夫之職
予旣獲贊王公以共觀厥成因正東嶽祀典而
推廣言之如此予固非迂而語恠者也樂偕斯
民於好生之治者也是爲記

重建表忠祠記

丁 煒

臨陽地鄰交阯郡城西半里許舊有表忠祠祀
故明永樂時征簡定之變前後死事諸公歲以
春秋二仲上辛致祭載在祀典明季沙逆倡亂
祠毀於燹迄今未有脩復者歲時有司臨祭率
拜謁於荒碑蔓草閒廟貌之不脩非所以妥忠
魂肅祀典也歲庚午太守黃公遷蜀東憲副適
際內艱賦歸有日煒以攝篆受代居有頃黃公
謂煒曰不穀之謀脩表忠祠也屢矣屬以簿書
期會之不遑因循以迄於茲今行矣設復委之

後人安知頽廢之不仍此日也今將重建以畢
斯願榱桷瓦甍暨茨之費具矣君其樂觀厥成
乎煒心躔之諏日既合工作用興乃卽祠舊址
構堂三楹以妥諸公神位外戟門一懸以祠額
周圍翼以牆垣納諸舊碑而堵之經始於七月
告成於十月黃公趣煒言記事以文麗牲之石
煒則謂自有天地以來日月有時而薄蝕陵谷
有時而震崩惟此忠義之氣歷億千萬禩而不
可磨滅上以是風勵則四維張下以是自命則

大節立諸公之死也事在永樂初年而祠祀之興則萬曆八年巡按劉公維始奏立焉我興朝百度維新惟祀典之載在舊章者因而不革夫非風勵之旨千聖同揆乎今黃公於去臨之日亟以祠爲事旣上以體

天子作忠之旨而下以嘉勵臨人士之心者義至弘鉅今而後謁斯祠者爲封疆臣則思其所守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祀事之不廢則思朝廷之激勸而謀所以報覩諸公之死在三百餘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十九

年之前歷昭代而其氣若新則思所以不朽祠祀之脩豈特無廢典禮云爾哉諸公爲兵部尙書諡愍節劉公儁諡節愍陳公洽掌交阯布按二司事戶部尙書諡忠宣黃公福叅政劉公昱都司呂公毅叅政馮公貴侯公保都督黃公中知府劉公子輔易公先知州忠節何公忠死其事及崇祀始末具載舊碑茲不具論今建祠黃公諱明字龍光以武功蒙

今土特恩改授臨安府知府陞四川分巡川東道

按察司副使與煒同爲閩之晉江人煒旣記其事復爲樂章以迎送神爰刻之石其辭曰

昔在明初撻伐張日南稽首歸版章諸公奉命綏遠荒文則旬宣武則揚蠹爾服叛不可常狠奔豨突茲陸梁積屍晝見天無光諸公仗節殉封疆後先騎龍遊帝鄉亦越中葉祀典彰惟茲臨陽控交岡廟寢奕奕神乃康妖氛煽虐棖桶戕靡妥靡侑慙烝嘗赫赫昭代崇忠良守臣祇事再肯堂神其來格歆裸將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

荔枝爲籩桂爲粳苾芬在御醕盈觴靈旣降兮翩翩翔福我人民壽而臧金支翠葆且徜徉莫漫迴車兮使我心愴

重脩義倉碑記

劉 彪

臨安義倉之設始於先輩薦紳樂善好施者捐置義田建舍五所以備凶荒以濟鰥寡法至善也自流寇之亂世變滄桑五倉沒爲灰燼義田半屬蒿萊義倉之名遂不復存矣康熙丁未淮南李公來守建水普惠施仁郡稱大治一時百

廢俱興善政必舉凡有裨民生者公皆振作而
行焉於是疆理義田定其租額清其四至照畝
繪圖列之印冊期垂永久仍捐金營倉於燃燈
寺之側以貯租穀歲以紳士四五人司其出入
完其賦稅將本田租穀除納秋糧條銀二項外
所餘租穀年終春米悉以濟貧且捐俸數金買
備鹽炭并給貧民又恐貧民衆多爲惠不均責
令鄉耆每歲開列郡中鰥寡孤獨之數俾照數
給米得以均平且無私弊其用意甚周其爲惠

甚溥也說者謂社倉常平之設原以備荒茲獨
歲歲賑貧者無乃與古殊乎不知吾臨風土平
和無大豐歉且貯穀於倉出陳易新未免久而
生弊公神明於古法之中其卓識更遠可謂畱
心民瘼者矣夫窮民莫告王政所哀義倉之設
使粃粃無依者不致委身溝壑則豐亨豫泰由
此漸致此爲政之本務要非具經世偉畧者不
能行也郡之人恐公之盛名久而弗傳乃命予
碑而銘之并紀其田畝之數俾後來者可考焉

公諱灝字來紫吳之興化人治州數載慈愛而廉凜凜有懸魚操教士養民德政自有民之口碑頌之後之史冊紀之茲碑以記義倉不能備書也銘曰卓哉刺史惠政孔多飲冰茹蘗剔弊除苛義倉復設德尤不磨鐫之片石泰山峩峩

新建北義倉碑記

知州 祝 宏

皇上御極初 詔天下郡邑各置社倉悉遵朱子舊有司咸奉行弗怠建水先設有義倉於東林寺散賑予蒞任始紳士卽以監賑請詢得所由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二 往見老幼紛如各受所與以去竊羨此邦盛事誠足上佐

朝廷愛養之仁而得朱子社倉之遺意也自是每冬夏輒一出郭監視以爲常今庚戌春郡紳捷公沈君等復以北義倉請記於予予曰義一而已何東與北之分乎沈君曰臨舊有義倉五所前明鄉先達所置各貯田租備賑貧乏因丁亥兵燹田籍湮沒無查今在東關燃燈者賴故紳劉公請復於前牧李公餘田無考後於古壁得

斷碑載有北義倉名而其事久廢今與鄒君之
松及其兄龍門因里中舊積公田數畝各量捐
已資倣前輩遺意更得同志轉相勸助合爲置
田若干畝建倉於普庵堂歲儲田租亦冬夏二
季出以散賑里中之衣食不給竝婚喪難舉者
已三載於茲矣雖爲惠弗廣願邀一言俾後有
作者踵而擴行之予曰此仁人長者之行予固
樂得而道之蓋士君子學古乘時靡不欲功施
當世澤被羣生况隣里鄉黨之人爲我父老子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三

弟其視斯世斯民不尤親且切耶有志者皆存
此意以神明朱子社倉廣

皇上如天之仁豈不偉然盛事哉願與諸君共勉
焉

重脩土主廟碑記

李 灝

廟在州西南碑因丁亥損失創無可考重建於
明正統二年有太常寺少卿晉文淵閣黃養正
扁存予以承乏來守是邦兢兢焉念建戈銛蹂
躪後百廢未舉於是詢耆訪故將錢穀兵刑次

第釐剔之而獨於祀典未遑脩復神得無有恫
乎今因建立文星閣暇復脩土主廟而考其地
核其原惜創始名目僅於殘榱朽棟閒掃窺歲
月若當日之穹碑題字化爲荒煙蔓草久矣不
復覩矣及今不圖又何以詔示來茲爰命匠石
梓人爲之堂爲之廡爲之戶爲之牖使神或有
知則捍患禦災默而相使神或有靈則奠邦寧
土祈而報建之河山不改卽神之赫濯無疆其
祐我子孫黎民又豈可以歲月紀耶且得并與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四

前之哲人同垂不朽云遂作詞三章以代建人
迎送之意其詞曰 后德昇兮后澤凝保我陵
兮粒我蒸祝有應兮依有憑貌稜稜兮氣騰騰
建祠仍兮建土澄又爲之歌曰雲車駕兮風馬
下同岱華兮輔造化刑牲炙兮桂醕笋神來假
兮靈無射恆代謝兮歷冬夏再爲之歌曰棟嚴
莊兮貌肅將時椒漿兮歲烝嘗相陽陽兮祐善
良壽而康兮熾而臧

義塚碑記

李 頌

義塚者萬人塚也何以義稱嘉死難也一夫守
正一人靖節皆得以義歸之况億萬生靈抗賊
不屈慷慨赴死哉此與聖賢所稱舍生取義者
豈有異也予承乏是邦有化民之責凡事關忠
義類宜表章以勵風俗謹詢父老詳其始末書
之於石以示將來明季流賊猖獗入寇滇疆所
至莫敢與敵臨安官紳士民協心拒賊預備矢
石爲禦守計未幾賊至時丁亥五月二十日天
甚晴明賊至而風雨大作內外若晦賊凝城中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五

無備突闖攻城城上炮石如雨傷賊千餘賊畏
而退詰朝復攻攻復被傷凡三日賊用地雷衝
震傾東北城遂陷一時人心憤怒各家引火自
焚登守者且戰且死終不受屈賊恨其抗且恨
其被傷者多大肆屠戮殺幾無遺畱鄉宦數人
欲予之以官諸宦不屈賊復殺之其時肝腦塗
地橫屍徧野計二十萬人兵憲熊啟宇焚而瘞
之題其碑曰義塚謂臨之士人皆守正而死也
嗚呼人生百年亦死耳丁亥去今二十有六載

使當日順從苟免則老者至今已死壯者至今已老數十年後未必不盡歸北邙與其泯泯而死何若烈烈而死乎二十萬人正氣常流天際高風猶在墳頭可以正人心可以扶大義其有關於風化豈淺鮮耶我

皇清定鼎崇獎忠義凡諸節烈皆得表揚若茲抗賊死難數十萬人倘採風者上之

天子自得異寵褒嘉但茲日之忠魂寥落嗷嗷缺祀此亦仁人君子所共傷也縉紳劉公彪以監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六

司裁缺歸里捐貲置田永爲祭需三庠諸生以狀聞予予白之 院司皆嘉其義舉且免其田糧之差徭以豐祭祀郡中人士又捐貲買石復脩其塚旌善之舉人有同心也故予亦樂得而記之

總鎮張公惠義碑記

曾 昕

國家承平日久吾臨軍士蕃衍幾數千戶羣仰給於二千四百人之貲糧以數口之家食一人之食至益以冠婚重以喪祭倉皇無告一或值

雨暘愆期之時市肆缺糧患豈獨在兵哉戊子歲都督張公以

天子心膺出鎮臨元恩威并著文武兼資下車以來勤求疾苦爰分清俸俾三營將弁每秋成平價糴穀各備五百石貯公所名曰義穀市偶告匱按兵發還倉期以歲年而兵大悅夫兵得食則不復爭之市市因得舒此數口之食以專市之民則民不復與兵爭而閉糴之家無從施其射利之計於是穀價平人心安而民又大悅至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七

其所爲義銀則尤有關於風化之大者謂婚姻者人倫之始喪祭者人道之終復每營捐二百金著爲例凡遇婚嫁及喪葬之家各給四兩源源接濟償仍經年綢繆至矣調劑周矣兵與民何幸而得我公哉昔晦翁出守以常平之制上之朝韋臯鎮蜀婚嫁給綿衣喪葬者與櫜痊天下後世仰其休若我公者其亦可謂兼之也予故樂得而記之

公築河灣石隄碑記

郡人 王立憲

郡諸水滙於東南以閩洞爲歸東南田皆膏腴
近河者先收其利年來山壘水渙沙土填實河
身日高河咽日塞膏腴者漸變爲澤鹵衆河皆
然而瀘江之患爲尤大蓋河之腹旣無寬廣渟
蓄之處以消融其暴戾而舉驟盛之勢一往衝
射兩岸更低任其狂瀾肆溢則未得就水之利
而先受水之患矣河灣有隄名白倉田大河之
水至此正當馳急而隄皆浮沙不足以當其狂
勢前之決者累矣田成沙礫租賦不收動勤文

武執事之憂勘踏指授謂非易土而石必不能
勝規畫誠善矣然豈附近河隄十數家能辦此
哉今冬農人張如玉輩合衆力伐木伐石以速
堅此隄而請予爲記予謂水之關於治大矣周
禮遂人掌邦之野遂溝洫澮井然有條又稻人
掌稼下地其爲瀦防諸法尤詳且備顧欲得上
流之消洩必先下流之疏通是謂疏分之以殺
其洶湧之勢復合之以一其奔放之衝是謂濬
至若塞之者砂土之力不敵木石則石隄尤要

矣然先在疏之濬之而後塞者功可成是必有起而任其責者康熙四十年孟冬朔日也

新建中河石橋碑記

郡人曾旭

河自西南來左掖瀘江小河爲遠近山民及諸司甸往來之會舊架以木橋山水驟集輒擁去又必更置丁丑冬郡紳士惻然感之爲久遠計謂非礮以石不可一時雜哀釀會畚插齊興伐山作礎煮石爲堊雁齒橫施歷歷可指天光雨露有長虹欲飲之狀往來者方軌竝駕如砥如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二十九

矢極利涉歡嗟乎其功鉅其事可謂久遠矣其在書曰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故清溝洫葺橋梁所以備旱澇免寒濡也郡南河一帶村落相望疆場溝塍綺分繡錯灌溉蔬植居民尤便頻年瀘水沙壅堤隤每夏秋霪雨溟漲無端凌跨茲河交相爲害渡者以航災狀屢告爲之訃者寧獨茲橋云爾哉會當事畱心民瘼導壅疏滯固金堤培柳埂而瀘水之患一除是河亦與有利焉乃

茲橋適於是乎告成且鎮以樓竦峙高瞰瀘江
竹樹參差煙光迷離蒲菰菱藻鳧鷖飛鳴上下
遠眺城廓歌鍾隱隱如相接太平風致洵足樂
也予因慶

聖天子德被八埏河清海晏政脩人和百廢具舉
故民有餘閒得以共襄厥成同樂康衢因記之
如此

鄂少保開巖洞碑記

少保大司馬西林鄂公之來總制斯土也視三省如其家心民心務民務雖邊徼異域苟有濟於民聞於公者罔不切肌膚聳骨髓不爲不已爲之不底於成以不朽於後世不已矧其託宇下者乎臨安去會城不五百里古畝町國也崇山大澤宅其中長江巨河環其外每夏秋溪水漲溢望如海故以建水名水大而能利民亦能害民者莫甚於瀘江其發源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三十一

也則始於石屏之異龍湖合塌冲象冲暨六河九洫諸水皆會於瀘以奔赴巖洞巖洞者所稱石巖山之水雲門也洞前虛厰可坐數百人登巖以望洋洋乎浩浩乎利田疇資灌漑地肥饒民殷富者不恃有此川哉然當其水勢汛渙決圩防沒田廬又往往爲民患揆厥所由則巖洞實障之瀘水從衆流來合東至於巖洞伏流十餘里出阿迷入盤江以爲歸宿此其性也而巖洞之前石磴嶙峋縱橫

洞口細流則峽道曲入洪濤則湍波四潰復
多石埂橫截中流者十有三重唯伐石鑿埂
使無壅遏順流而下則水利興水患息矣自
少保公至召我郡縣告之曰瀘水之患溢臨境
巖洞之障厥宜屏刊乃石斷乃埂民害除農
力省功惟速志惟猛我憂以紓而汝是倣屬
吏聞命者咸唯而退故老相傳洞口有神物
憑其上動一拳石者輒大風驟起煙霧迷離
咫尺不相見所擊砂礫飛數十步外能中傷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三十二

人以故鮮有過問者

雍正八年正月十七日郡守東萊張公無咎
與總鎮張公應宗州牧祝公宏旣奉

少保公命往疏河甫至令伐巨石錐鑿不能入
強入之獲未寸許忽風起砂飛石擊工人手
落其一指衆皆驚散諸君子相顧錯愕聞於
少保公公曰神庇吾民者也吾惠吾民而神不
許謂神何唯子之誠不足以感神故神弗靈
吾其祭以文通以誠神必許我汝敬往哉太

守乃賚文以祭祭畢雲開煙斂天大晴霽光
色照耀於是督工鑿石而向之剛者柔堅者
脆應手而伐輒得大塊或數尺或數十尺不
一月而十三重埂盡拔而去自此水湧沙流
河身丈餘無復避礙巖洞遂不爲患下流既
疏然後上流得肆其力於是溯衆水所經按
一江所入凡河之淺者深之滯者通之岸之
低者崇之薄者厚之壘浮沙者易以茅塊堆
淤淖者運於遠邱又復伐木爲椿編竹爲簾

以爲兩岸之障聳如壁平如削堅如石滑如
漆風雨不能摧波濤不能入魚鼈不能損功
成之日計程不二百里計地不三萬丈篳數
千椿數萬工數億官勤勞役奔走上無懈心
下無惰志而後得以有水利無水患雖積雨
經旬連陰累月而沿流循渚堤以永固禾以
永豐歲書大有矣於是郡人士咸相尙慶曰
此

少保公生我也願記一言以貽我子孫使後之

飲若水者知源服若疇者識德爰歌以記之
詞曰
雲門鑿瀘川溶龍湖來阿迷進達盤江往而
迅水安流穀豐潤恬河伯熙田峻囷倉盈鱗
介物億姓歡百神順官弁康吏治振古禹稷
翼堯舜理水土欽且慎今其誰維

公僅

雍正九年八月朔日

州人公立

瀘江橋碑記

郡人趙節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三十四

滇南臨郡之瀘江河發原石屏州異龍湖至
西屯而諸水會合復有象冲塌冲歸其右窰
溝南庄歸其左綿延浩瀚闔郡灌溉實攸賴
焉然古橋噎隔於中流巖洞紆迴於去路河
水泛溢每爲臨城之憂歲在己酉我

郡守張公

諱人陞咎山東萊州府

掖來守是邦凡

興利除弊修廢舉墜諸大政無不畢舉復遵
少保鄂公指授窮源遡流遍履津要分委賢員
督修瀘江諸河厚築堤岸宏開巖洞向之浸

淫者悉資灌溉矣願瀘江一橋逼近城郭舊制卑狹山水驟發每致壅阻堤岸崩決田廬淹沒實爲瀘江上流之害此橋不廣此患終無已時

張公洞悉其情復委員監修捐俸首倡屬員紳士忻然樂助以封君傅諱大美者董其事解囊好義會同委員庀財鳩工卑者高之狹者廣之自庚戌莫春迨辛亥仲春而橋工告竣自茲田無淹沒廬無漂泊車無濡軌人無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三十五

蹇裳昔有許公堤

諱宗鑑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臨元福建泉州府晉江

今有

張公橋後先輝映均足千古哉維時分修堤工開鑿巖洞者則有署石屏州牧祖諱承祐教授夏諱冕學正關諱繩武經歷詹諱在亨司獄朱諱國瓚吏目黃諱環通海典史金諱祿基臨澂鎮把總姜諱志廣陳諱士俊外委把總李諱忠董諱其複邢諱騰蛟王諱永甲胡諱永成羅諱萬有曾諱世榮百總毛見采

曾朝相農官唐詩是皆實力舉行有事河工者至監修瀘江橋則石屏州吏目葉諱世芳耑其任也宜並勒諸石以示俊來焉是爲記

義穀會記

知州夏治源漢陽人

從來王道始於養生送死無憾而養送由於穀與材木不可勝用但送死視養生爲急送死需穀視養生更急蓋素封者得之爲有財犖獨者顛連而無告此造化所不及仁政所必先者也余刺建後修橋梁築堤埂理義倉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三十六

瘞骼骨其爲臨謀養送者亦漸舉矣時有訐訟來庭據生員盛運新馬雄等僉供墾種右所軍田地一分租十五石先年捐入晏公祠義會助買材木後義會不需此租更名義穀每送一棺助穀一斗以爲埋葬之費檢查舊簿歷有實據仍斷入廟隨棺施送鈐印於簿以杜侵蝕諸生轉慮日久弊生請文勒石余思吾建有社倉以養生義會以送死今又濟之義穀人心風俗猶爲近古是不可不記也

粵稽先王孟春有教掩骼埋胔周禮蜡氏有
令路死埋揭是以三喪不舉郭元振傾囊以
濟百棺久停曹校尉置地以葬偉哉仁人君
子之用心不謀而合斯舉也雖其數無多然
能體先王王政之端而補造化所不及人人
踵而行之庶亦無不得所之憾矣是爲記

佴氏先茔表義碑記

郡人 楊德沛

順治四年丁亥五月二十二日流賊李定國陷
臨安全城官紳士民抗節不屈而死者二十餘
萬人其首先就義原任光祿寺掌醢庶監事佴
公諱夢斗闔室自焚死爲尤烈云公字知衡號
九台翰林中丞諱祺之姪弟諱祥之子也公少
秀穎英發讀書通大義聞人談忠孝事喟然曰
爲男子不當如是耶與表兄王公繼遐勵學砥
行以例入太學遵中丞公家誠治家嚴而和友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又三十七

愛兄弟無間性豪俠喜交遊座客常滿議論關
名教汲引後進如不及於聲色貨利泊如也連
歲飢公約諸同人竭力以濟有不足登公堂如
意而去曰佴公子活我桑梓利弊白之當事動
中機宜鄉曲剖直一言輒解尤有至性兄夢鯤
卒於京奔走萬里外扶柩南還祭葬如禮人益
高其行其持躬制行類如是三月聞流賊李定
國屠曲靖攻楚雄以援黔府爲名沿肆殺擄昆
陽呈貢晉寧江川河西被屠公集官紳士民盟

神誓衆曰賊旦暮至矣將柰何諸生包奇偉進曰亟遣叅府領衛兵一千直抵喉結箐設伏用砲石賊不能入速調廣南儂氏勁兵及各土司兵入援城可保也公是其說而卒尼不行是月迎暉坊不風而倒天兩血有星如錐象小星隨走公遣人至五月坡問蒙自江天水江曰此天狗犯月貴鄉不利宜預爲計公曰天變如此其兆之矣遂與王公約曰城亡與亡除一死更無別法相對淒絕五月十九日辰時賊李定國逼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又三十八

郡城以王家菴爲大營表忠祠爲前營白虎口爲中營包家園爲老營砲石如兩時承平日久不知兵城內惶恐莫敢挫鋒旣而寂然賊用放迸法以火藥貫城遠遠一綫通中人莫能知二十三日辰時城崩破賊從東南隅一擁而上賊入城王公踉蹌而入謂公曰城破矣公自爲計公曰而欲捨我而去耶前約之謂何王公曰未也亟遣幼子天貞出以延王氏後公登樓設纆數十積薪樓下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正此時

也我家世受

國恩豈可向鼠賊求活耶衆曰諾亟命約甥廖公
楚良良未至而賊滿城中公曰不能待矣命收
誥軸神影圖冊令家人馳去又令家人負子姪
懷紱懷綬等出以存俚氏一綫家人報王府曾
府火起公曰二公竟先我而死耶遂率衆投繯
焚樓以死王公同室死焉踐前約也同室死者
俚公諱夢龍夢驄夢鼎夢斗夢冠懷清懷恩懷
慎懷動懷直懷蘭懷枯懷生懷荃懷袖懷葵懷

建水州志

卷之十一 下藝文記 又三十九

敏懷溱懷節懷蓮懷明洪緒闔室死者男婦僕
妾共七十餘人嗚呼流寇之禍烈矣哉定國以
張獻忠僞黨乙酉仲冬

王師入川獻忠授首定國與孫可望劉文秀艾能
竒潰奔滇黔定國尤强悍先入滇性嗜殺下堅
城如破竹蔓延至臨安公等申以大義不惜以
一死而堅與之持其義氣已高千古矣卒之孤
城失陷億萬人水火蹈之而不辭威武加之而
不懼脛可斷肢可解百折而不回殺身成仁至

今凜凜猶有生氣也雍正庚戌歲余與萬君調元州守祝公請修建志採輯舊聞得丁亥死義者若干人備著於志難免遺漏之譏及聞致仕王公立憲爲余道及夢斗公及伊祖繼遐公義烈狀甚悉憾志之未詳也茲以佁君溥仁孝立心勒石表義於祖山之陽問記於余余悲其志不獲辭爲次第序其始末如此以俟後之人有考焉是爲記